【说法不武】

法律只有被适用、被践行，才能真正地实现由“纸面上的法”向“生活中的法”的变迁。

期待“私人律师”遍地开花

刘武俊

新年伊始，广东省总工会在突出维权主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再出新招。广东“职工在线”法律服务于本月10日正式启动，以广州、佛山、东莞等地为起点，逐步为省内职工免费配备“私人律师”。据悉，此举在国内尚属先例。

笔者认为，广东首创的“私人律师”服务不仅深化了送温暖活动的内涵和外延，而且彰显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消费法律、享受法律的法治新时尚。

法律是由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服务于作为纳税人的广大公民的。“公民”这个法律概念的经济学涵义就是“纳税人”，而“纳税人”的经济学潜台词就是“法律的消费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消费性是法律这种“公共物品”的一大特质，法律其实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的消费品，“享受法律、消费法律”应当是现代公民崇尚的法治新理念，也是现代文明社会“法治化生存”的新模式。遗憾的是，法律的可消费性往往被法律令人敬畏的威慑性和强制性所遮蔽，成为芸芸众生不敢轻易享用的奢侈品。传统的厌讼心理就是制约法律消费的观念瓶颈之一。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进而言之，法律必须被享用，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毕竟不同于被高度抽象化乃至神秘化的宗教信条，作为一种深深嵌入世俗社会的权威的制度安排，法律只有被适用、被践行，才能真正实现由“纸面上的法”向“生活中的法”的变迁，才不至于沦落为“看起来挺美”而实际上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

强化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法律消费群体高质量高效率地提供服务的“服务”意识，迫在眉睫。立法中的地方或部门利益保护主义、借立法垄断部门利益和抢占势力范围等立法腐败现象必然滋生“劣法”乃至“恶法”，这不仅是对立法信用的戕害，也是对广大法律消费者享受公平、正义和善的“良法”的“正当立法权益”的侵犯。同理，法官裁判不公、久审不决甚至徇私枉法以及判决久拖不执等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无疑是美其名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信用的嘲笑，同时也是对“为权利而斗争”的法律消费者(当事人)享受司法服务的“正当司法权益”的侵犯。

在法治社会，律师是法律服务不可缺席的主角，同时也是帮助公民享受法律服务的重要中介。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往往与全社会法律消费水平成正比，律师服务业愈发达，则表明社会对法律服务的个人或集团购买力愈高，公民及法人的法律消费水平愈高。可以预见，“私人律师”将逐步步入“寻常百姓家”，聘请自己的“私人律师”将不再是什么稀罕事，“有事请找我的律师”也将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享受法律服务的一句口头禅。

与强化公民法律消费意识同等重要的是，应当切实提高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消费水平及法律服务购买力，并尽可能降低公众法律消费的成本(如诉讼成本)。对于社会特定的弱势群体而言，法律消费依然堪称享受不起的奢侈品，因而有必要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消费予以特殊的保障。

让我们尽情地享受法律吧——去以公民的身份旁听立法者的辩论、司法官的庭审；去以纳税人的身份交纳包括自行车税在内的税，坦然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便利的公共服务，理直气壮地监督政府官员的职务行为；去以公民的身份举报贪官污吏的职务犯罪；去聘请自己的私人律师；去与包括政府机关在内的侵权者对簿公堂，“为权利而斗争”；去以选民的身份监督人大代表的工作……总之，去与法律尽情地亲密接触。倘如此，法治社会的理想还会遥远吗？

期待一枝独秀的广东首创的“私人律师”服务在全国遍地开花，开启消费法律、享用法律的法治新时代。

（作者系《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键走偏锋】

很多人把智能硬件的本质弄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笑话。

似是而非的智能硬件

无笔秀才

每一件新鲜东西在中国出现，总有一群人趋之若鹜，忘却辨别，以至于被簇拥者也不去争辩，顶着光环错到面目全非。自从所谓的Google glass面世后，“智能硬件”这个词开始灼热全球，而这款并不成功甚至是不可能成功的硬件产品却刮起了一股怪风，在中国的互联网界却变成了妖风。“智能硬件”这一词在过去的这一年几乎成了创业者、投资者、评论人的口头禅。那我们今天就正儿八经地了说下什么叫智能，什么叫智能硬件？

智能(Intelligence)是指一个主体具有自我理解学习、分析推理、判断反应、联系记忆、解决问题等特性的综合能力，其核心在于该主体本身。人便是智能的最佳体现者，当然人还有感情、智慧等特征，而智能只属于一部分。且不说Google glass，回头看下充斥着我们眼球的所谓的智能硬件，有几个符合真正意义上的智能。

咕咚手环，通过手环里的运动传感器记录数据并通过蓝牙传送给手机，再通过手机上的APP显示出来。这跟在运动传感器上装一块屏幕有太多区别吗？只是用一种近场数据传输方式转移了数据，在另外一块屏幕上显示而已，然后再通过APP内存的算法和逻辑方程式变成更直观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已。从“分析能力”的角度来讲，确实有点像是智能，但是这一切都是人为设置好的，而不是完全属于手环自己本身的能力，而且智能绝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

功能手机搭载Android或IOS系统后变成了智能手机，但不代表能与智能手机通讯就是智能硬件吧！可是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再次走入“蜗牛是不是牛，酱油是不是油”的误区。

从严格意义上去理解，市面上所谓的智能体重称、智能手表、故事机、智能冰箱等等通通都不在智能硬件之类，包括死了一批还有人前赴后继的智能家居。这些无非都是硬件+互联网+APP，时尚一点的则是+微信。说到底，这种模式就是把电视遥控器连上了互联网，在遥控器上加了个显示屏，通过互联网通讯机制来传送数据，显示屏来触控硬件行为和显示数据，这算哪门子智能？顶多算是遥控器2.0时代。

什么是真正的智能硬件？记忆能力和自适应能力则是当下科技水平下智能硬件最典型的特征。比如我们常见的扫地机器人，快要没电的时候它会自己找到充电头给自己充电，哪里有赃物可以自己察觉，然后去处理；智能汽车，当行驶到崎岖的道路时自动调节到四驱模式，当遇到障碍时自动拐弯甚至刹车，当遇到高低不平的路面会自动升降地盘；扑克机器人，一副牌发到约20张的时候它会自动判断出是什么玩法，又根据总张数来判断是哪个地区的玩法。对不是预设的情况进行判断分析，然后做出反应处理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当下智能硬件最典型的能力。然而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说的做的根本与“智能硬件”没有什么关系，却不假思索说得理所当然。

很多人正在为自己的“智能硬件”梦想埋头苦干，抬起头却被我的一盘冷水淋成落汤鸡，方向错了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而很多人把“智能硬件”的本质弄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笑话。在路上的人们，请在赶路前先看清方向，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绝不再盲从者身上。

（作者系互联网投资人）

【广深今谈】

任学锋认识到广州有三个经济短板：科技创新、金融和总部经济。

任学锋主政广州玩起新意思

今纶

1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在广州开幕，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在分组讨论省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时表示，要抓住南沙新区自贸区建设重要机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他还特别提到要加强与周边兄弟城市的融合，“服务周边就是服务广州自己”。

不难看出，任学锋在经过一系列的调研之后，开始逐步展露其施政方略。任学锋曾长期在天津滨海新区工作，滨海新区是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鉴于滨海新区的重要地位，作为该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学锋于2008年1月当选天津市副市长。正是因为有了滨海新区的经验，各界均认为任学锋调任广州后，南沙新区自贸区应该是其施政的重要一环，而且一定会有浓墨重彩的大文章。

目前来看，这一猜测基本得到印证。广州的前任决策者虽然也唱过“南沙新区是深化穗港合作‘主战场’”的高调，但主要还是在力推房地产开发，后因为人事变动，南沙楼市一度陷入危机之中。任学锋对于南沙新区自贸区的发展思路更为实际一些，突出了广州现有的优势——打造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

说南沙就不得不说金融，此前，广州是想建所谓“区域金融中心”，遭致诸多批评。但时任主政者仍然坚持所谓“四大板块撑起区域金融中心”——第一个板块是广州民间金融街；第二板块是广州国际金融城；第三板块是南沙新区；第四板块是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结果就是抬高了相关区域的房价和地价。

相比之下，在金融这一领域，任学锋明显调低了调门，在前述分组讨论时，他分析广州若要构建金融中心难度大，但是“要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非常有必要”，广州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应为佛山、东莞、中山等市实体经济发展服务。具体到南沙新区，任学锋在去年底调研时已经有基本定调：加快研究制定落实金融创新、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口岸监管“三个互”和构建信用体系等操作性强的投资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大力培养引进航运金融和物流等专业人才，发展航运金融、物流和海洋经济。

至此，广州市民可以稍稍松一口气，至少现任主政者在金融发展上的思路更为务实，更强调广州的枢纽服务功能是确凿无疑的，这个大的方向定下来，可以少很多无谓的折腾。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任学锋近期强调和兄弟城市的合作，特别是佛山。他甚至建议两市合作共同编制广佛同城的“十三五”规划，他还建议两市在产业、交通、环保、社会管理等领域也要编制同城发展的专项规划。任学锋曾独自一人坐车到南海千灯湖金融高新区考察过一次，随后乘广佛地铁返回广州。这样的举动证明他对广佛合作有特别的期待和紧迫感。

由此，在地理概念上，任氏“西联(佛山)南进(南沙)”的施政蓝图一览无余，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南沙和荔湾（与佛山相邻）会得到一系列的支持，而这两个行政区也确实有希望成为新的城市经济增长点。

同时，任学锋认识到广州有三个经济短板：科技创新、金融和总部经济。虽然他也强调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引进更多高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一定要吸引金融法人实体”以及“加强政策扶持和公共配套服务，吸引更多总部企业落户”，但亮点不多，未必能在一线城市的竞赛中有突出优势，短期内补足这三个经济短板的希望不大。

尤其是金融和总部经济这两块，广州和北上深的差距越来越大，短期内能够勉力跟上，不继续拉大差距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4个多月之前，任学锋接任广州“一哥”时，就应该知道这座千年古城其实正遭遇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经济停滞期，勇猛不再，而且被舆论普遍唱衰。如何带领城市走出低谷，如何在错综复杂的转型期和日趋激烈的城市竞赛中再引潮流，任学锋肩上的担子不轻。

（作者系广州政经评论人士）

【缘木求鱼】

没有“酷”与“非酷”的区别，那个传说中的“通天塔”大约也早就竣工了。

冷酷着解构

木木

在中国人的词典里，“冷酷”不是什么好词。“冷酷”一驾到，映入脑海的画面大约都不会让人赏心悦目。其实，不惟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差不到哪儿去，把一个人描绘成“冷酷”的样子，估计都能让别人后背冒凉气。

“酷”，表示程度达到了极致；“冷酷”，当然就指冷到了极致。什么东西到了极致，其修饰能力就格外地强；因此，“冷酷”别管之于天气或者人心，就都同样地生动、细腻。不过，物极必反，极致之后，发生的就往往都会让人不容易接受。比如，别管是天气还是人心，只要“冷”到“酷”的境地，面目终归就要狰狞起来。大约早期人类于此受到过持续不断的强刺激——为酷天或酷人所噬应该是常事儿——乃至进化到今天，仍很难风轻云淡地从容面对“冷酷”的对视。

不过，人毕竟是一种很思想的动物，安稳、平淡的日子过惯了，就难免心生变化的需求，哪怕明知道变化必将带来火灼刀刻般的刺痛，也总要试试了，似乎才过瘾。于是，“酷”这个词儿，也就于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缘起般地，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无比地正能量了起来，乃至被“酷”的人或事，就蓦地魔幻起来，隐约地还笼罩上一层温馨、安详的光晕。

电视台播放的《动物世界》里，总少不了这样的镜头：一只猎豹或一头猛狮，安详地卧在那里，一只小瞪羚乖巧地陪伴在一边，二者之间柔软、和谐的互动，让凝视的镜头就有了温馨而舒适的思想——这样一幅画面所营造出的气氛大约就堪堪而“酷”了。“酷”由何来呢？别受不了，正来自瞪羚那终究难免的被吃掉的命运。更为奇妙的是，“酷”到极致，画面必定唯美。

如此“酷”镜头的操持者，都心照不宣地秉持着这样一个原则：纯记录，不干预。即使小瞪羚的下场再悲惨，其被断喉破腹的场面再血腥，这个原则也不能被须臾打破。何“酷”于此呢？其实也无甚奥妙，镜头后面的“酷”意识，不过就是高高飘在半空中的那颗既古老又年轻的“高贵之心”罢了：既然各有各命，就当各安各命；各自做好各自的事，不失天道矣，这就是“酷”！

记录者及其背后的观者及欣赏者，显然是一伙的，而且都自觉地自别于镜头里的“小瞪羚”；唯有自觉地自别，也才不失其终极之“酷”。就此而言，《动物世界》里的小瞪羚，被苏丹荒野中的秃鹫注视着的堪堪待毙的小女孩，以及中国某城市大雨中栽倒于无盖下水井口的骑车人，毫无疑义，都有被小心、精细地记录的意义。被如此地记录，显然便被强加了怜悯的注视而无法自脱。

这个世界显然是需要这样的区别的；没有“酷”与“非酷”的区别，那个传说中的“通天塔”大约也早就竣工了。既然“酷”与“非酷”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因此，那几位在太平间里高喊着“新闻自由”的记录者，似乎也就没什么理由责之以“混账”之类的恶言。

是的，镜头背后的记录者，由于“天生”地飘在半空，所有被其俯视似乎也就不必有什么不舒服。

物理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熵定律”，讲的是任何一个封闭系统，必然会宿命性地由有序走向无序。宇宙如此，大约人类社会也很难逃得脱这个定律决定的命运。但人类天生的悲剧性也恰在于此，总是天然地把持对有序的追求；因为唯有有序，才能实现有别于其他系统的终极意义。但要实现这种飘渺的终极意义，显然就意味着对“熵定律”的彻底否定。要否定这个定律，前景毫无疑问极其悲观。因为在这个定律的支配下，任何一个系统中，总会不断地冒出“自由基”并持续地自我强化，以最终达成对系统解构的任务。这样的前景，很冷酷。

好在，人类社会这个系统，还是多多少少有别于其他的系统，虽然最终的命运总是宿命性地一次次地解构，但伴随其后的总会是一次次的重构。而这个重构的过程，也就多多少少晕染了一丝暖色，使人类社会能免于冷酷的绝望。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